

明皇曰不與物爭誰與爭者○河曰此言天下賢與不肖無能與不爭者爭也○雩曰唯沖虛不實無心於物物欲有之而不得而況能與之爭乎此篇之義要在忘我故結之以不爭而終始以曲則全也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

第二十八

河曰傳古言曲從則全身正言非虛妄也誠全而歸之

明皇曰古有曲全之言豈虛妄哉實能曲者則必全理而歸之○河曰誠實也能行曲從者實其肌體歸之於父母無有傷害也○雩曰曲者虛己而應理緣物為變而不與物迕凡上諸說要在於是全而歸之者庖丁善刀而藏之之意竊原此篇養生之旨也聖人之於生不期自養而養生者莫善焉所謂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者非克己以期全也不知其然而自然耳若觀夫曲枉窪弊之利而為之則賢人之事學者之德於道為未盡矣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三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四

廉四

明皇河上公王弼王雱註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

明皇曰希言者忘言也不云忘言而云希者明因言以詮道不可都忘悟道則言忘故云希爾若能因言悟道不滯於言則合自然矣○河曰希言者謂愛言也愛言者自然之道○雩曰聽之不聞名曰希下章言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也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然則無味不足聽之言乃是自然之至言也○雩曰希與上篇聽之不聞者同自然者不因物而然也希不與物並而無所交感獨出於萬法之上故曰自然

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明皇曰風雨飄驟則暴卒而害物言疾執滯則失道而生迷○河曰飄風疾風也驟雨暴雨也言疾不能長暴不能久也○雩曰風雨者陰陽交感所為飄驟者交感之

過所以不能久

孰為此者天地

河曰孰誰也誰為此飄風暴雨者乎天地所為

天地尚不能久

河曰不終於朝暮也

而況於人乎

明皇曰天地至大欲為暴卒則傷於物尚不能久以況於人執言滯教則害於道欲求了悟其可得乎○河曰天地至神合為飄風暴雨尚不能使終朝至暮何況人欲為暴卒乎○雩曰言暴疾美與不長也

故從事於道者

明皇曰故從事於道之人當不執滯言教河曰從為也人為事當如道安靜不當如

飄風驟雨

道者同於道

明皇曰體道忘言則同於道矣○河曰道者謂好道人也同於道者所為與道同○雩曰從事謂舉動從事於道者也道以無

形無為成濟萬物故從事於道者以無為為君不言為教絲絲若存而物得其真與道同體故曰同於道○雱曰一本無下道者二字

德者同於德
明皇曰德者道用之名人能體道忘功則其所施為同於道用矣○河曰德謂好德人也同於德者所為與德同也○弼曰得少也少則德故曰得也行得則與得同體故曰同於得也

失者同於失
明皇曰執言滯教無由了悟不悟則迷道故自同於失矣○河曰失謂任己失人也同於失者所謂與失同也○弼曰失累多也累多則失故曰失也行失則失與失同體故曰同於失也○雱曰一本德作得同於道者道亦得之
河曰與道同者道亦樂得之也
同於德者德亦得之
河曰與德同者德亦樂得之也

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明皇曰方諸挹水陽燧引火類族辨物斷焉可知○河曰與失同者失亦樂失之也弼曰言隨行其所故同而應之○雱曰凡人之生不待物而有所謂獨化者是也不待物而有則固希而自然矣而失性者妄有我體而從事於道故屈己以從道然則道為之主而吾所謂其君者反臣於道矣故從事於道者有此道德失之三等而同歸於失此由不冥於希而立己待物離一為二而交感生患也

信不足
河曰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應君以不足也有不信
明皇曰執言滯教不能了悟是於信不足也自同於失失亦樂失是有不信也○河曰此言物類相歸同聲相應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大就燥自然之類也○弼曰忠信不足於下焉有不信也○雱曰降乎希則失性命之常於信為不足上於信不足

則下必至于不信此又明修己治人皆嘗用希

政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政者不立
河曰政進也謂貪權慕名進取功榮也則不可久立身行道也○弼曰物尚進則失安故曰企者不立
跨者不行

明皇曰政舉踵而望也跨以跨夾物也以喻自見求明明終不得何異夫政求久立跨求行履乎○河曰自以為貴而跨於人眾共蔽之使不得行○雱曰不適其形之常故失性之用

自見者不明
明皇曰靈才揚己動而見尤故不明○河曰人自見其形容以為好自見所行為應道殊不自知其形醜操行之鄙自是者不彰
明皇曰是己非人直為怨府故不彰○河曰自以為是而非人眾共蔽之使不得彰

明
自伐者無功

明皇曰專固伐取物所不與故無功○河
曰所為而自伐取其功美即失有功於人
也

自矜者不長

明皇曰矜術行能人所鄙薄故不長○河
曰好自矜大者不可以長久
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

○河曰贅貪也使此自矜伐之人在治國之
道曰賦歛餘祿食為貪行○彌曰其難於
道而論之若卻至之行盛饒之餘也本雖
美更可歲也本雖有功而自伐之故更為
疣贅者也○雩曰皆在分外
物或惡之

○河曰此人在位動欲傷害故物無有不畏
惡也

故有道者不處也

明皇曰自見等行於道而論是曰殘餘之
食疣贅之行凡物尚或惡之故有道之人

不處斯事矣○河曰言有道之人不居其
國也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明皇曰將欲明道立名之由故云有物言

有物混然而成含孕一切尋其生化乃在
天地之先生○河曰謂道無形混然而成
萬物乃在天地之前○彌曰混然不可得
而知而萬物由之以成故曰混成也不知
其誰之子故先天地生○雩曰道之中體
混然而成其視天地亦由一物耳而此特
云先天地者老氏將敘天下之散亂迷錯
而復之性本故且舉混成而已蓋由萬殊
而觀則此為道之全而由道本以觀則雖
混成者猶散殊也目之為物則明更有物
物之妙耳

寂兮寥兮

雩曰混成無象

獨立而不改

○河曰寂者無音聲寥者空無形獨立者無

匹雙不改者君子常○彌曰寂寥無形體
也無物之匹故曰獨立也返化終始不失
其常故曰不改也○雩曰混成之體常而
不易

周行而不殆

○河曰道通行地無所不入在陽不熈記陰
不竊無不貫穿不危殆○雩曰混成之用
也萬物由我以生死我常制其命孰能危
之

可以為天下母

○明皇曰有物之體寂寥虛靜妙本湛然常
寂故獨立而不改應用徧於群有故周行
而不危殆而萬物資以生成被其茂養之
德故可以為天下母○河曰道育養萬物
精氣如母之養子○彌曰周行無所不至
而免殆能生全大形也故可以為天地母
也

吾不知其名

○彌曰名以定形混成無形不可得而定故
曰不知其名也

字之曰道

河曰我不見道之形容不知當何以名之見萬物皆從道所生故字之曰道也○弼曰夫名以定形字以稱可言道取於無物而不由也是混成之中可言之稱最大也

強名之曰大

明皇曰吾見有物生成隱無名氏故以道生表其德字之曰道以包合日其道而名曰大○河曰不知其名強曰大者高而無上羅而無外無不包容故曰大也○弼曰吾所以字之曰道者取其可言之稱最大也責其字定之所由則繫於大大有繫則必有分有分則失其極矣故曰強為之名曰大○雱曰道譬萬物則無乎不周可謂大矣雖然大名既立全體已虧

大曰逝

河曰其為大非若天常在上非若地常在下乃復逝去無常處所也○弼曰逝行也不守一大體而已周行無所不至故曰逝也○雱曰大則有用逝者周行攫物功用

著矣

逝曰遠

河曰言遠者窮乎無窮布氣天地無所不通也○雱曰道之為用無所不極可謂遠矣而去本亦遠矣此謂混成而已若道之至則非遠非近也

遠曰反

明皇曰妙用無方強名不得故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則遠不及矣若能了悟則反在於身心而證之矣○河曰言其遠不越絕乃復在人身也○弼曰遠極也周無所不窮極不偏於一所故曰遠也不隨於所適其志獨立故曰返也○雱曰有為有形復歸於無事無物往來不窮終則有始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明皇曰因其所大而明之得一者天地王也天大能覆地大能載王能法地則天行道故云亦大○河曰道大者包羅諸天地無所不容也天大者無所不蓋也地大

者無所不載也王大者無所不制也○弼

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而王是人之主也雖不職大亦復為大與三匹故曰王亦大也雱曰天地能體道故皆大王者在帝皇之下人道之至處凡老氏之說言道之中體未盡絕際姑盡性而已王以歸往為名能盡人之性則人歸之矣猶百谷之宗江海也盡性則體道故示大

域中有四大

弼曰四大道天地王也凡物有稱有名則非其極也言道則有所由有所由然後謂之為道然則是道稱中之大也不若無自之大也無稱不可得而名曰域也道天地王皆在手無稱之內故曰域中有四大者也○雱曰道之中體因物而名故未離域

中

而王處一焉

明皇曰王者人靈之主萬物繫其興亡將欲申其鑒戒故云而王居其一欲警王今有所法謂下文也○河曰八極之內有四

大王居一也○弼曰處人主之大也○零曰一本云王居其一焉

人法地

河曰人當法地安靜和柔也種之得五穀掘之得甘泉勞而不怨也有功而不置也

零曰言王舉人之盡性者此復言人者明王德止於人事人性自具王德也

地法天

河曰天湛泊不動施而不求報生長萬物無所收取

天法道

河曰道清靜不言陰行精氣萬物自成也道法自然

明皇曰人謂王也為王者先當法地安靜既爾又當法天運用生成既生成已又當法道清靜無為今物自化人君能爾者即今道法自然之性○河曰道長生自然無所法也○弼曰法謂法則也人不違地乃得全安法地也地不違天乃得全載法天也天不違道乃能全覆法道也道不違自

然方乃得其性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

圓而法圓於自然無所違也自然者無稱之言窮極之辭也用智不及無知而形魄

不及精象精象不及無形有儀不如無儀故道相法也道法自然天故資焉天法於

道地故則焉地法於天人故象焉所以為主其一者主也○零曰自然在此道之先

而猶非道之極致假物而言則此四者如以次相法而至論則四者各不知其所始非有先後莊子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

使在物一曲佛氏曰非因非緣亦非自然

自然者在有物之上而出非物之下此說在莊佛之下而老氏不為求聖者教適其時而言不悖理故也使學者止於自然以為定論則失理遠矣不可不察也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

明皇曰重者制輕故重為根○河曰人君不重則不尊治身不重則失神草木之華輕故零落根重故長存也

靜為躁君

明皇曰靜者制動故靜為君○河曰人君不靜則失神治身不靜則身危龍靜故能變化虎躁故天虧也○弼曰凡物輕不能

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是以重必為輕根靜必為躁君也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明皇曰輜車也重者所載之物也輕躁者貴重靜亦由行者之守輜重故失輜重則遭凍餒好輕躁則生禍亂○河曰輜靜也

聖人終日行道不離其靜與重也○弼曰以重為本不離○零曰行以輕為速而必

藉輜重以自給速而違之則必因於中道矣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明皇曰人君者守重靜故雖有榮觀當須

燕爾安處超然不顧○河曰榮觀謂官闕

燕處后妃所居也超然遠避而不處也○弼曰不以經心之也○零曰雖有榮觀在前必得燕處之處乃能安身此明躁靜之

義

如何萬乘之主

河曰如何者疾時主傷痛之辭萬乘之主

謂王者

而以身輕天下

明皇曰如何者傷歎之辭也天下者大寶

之位也言人君如何以身從欲輕用其身

令亡其位乎○河曰王者至尊而以其身

行輕躁乎疾時王者恣輕淫也○雱曰人

主以天下為根不可以一身故輕之

輕則失臣

河曰王者輕淫則失其臣治身而淫則失

其精

躁則失君

明皇曰君輕易則人離散故失臣臣躁求

則主不齒故失君○河曰王者行躁疾則

失其君位治身躁疾則失其精神也○弼

曰輕不真重也失本為喪身也失君謂失

君位也○雱曰臣一作本

善行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

明皇曰於諸法中失了真性行無行相故

云善行如此則心與道冥故無轍迹可尋

求也○河曰善行道者求之於身不下堂

不出門故無轍迹○弼曰順自然而行不

造不始故物得至而無轍迹也○雱曰體

神則周行而無迹且聖人不得已而有行

則常不使迹著於世恐民之遷其德耳莊

子所謂行而無迹者是

善言無瑕謫

明皇曰能了言教不為滯執道象求意理

證言忘故於言教中無瑕疵謫過○河曰

善言謂擇言而出則無瑕疵非過於天下

弼曰順物之性不別不折故無取謫可得

其門也○雱曰危言日出出不以心故言

滿天下而實未嘗言何瑕謫之有

善計不用善算

明皇曰能了諸法本無子門一以貫之不

生他克故無勞用文自非天下計無計相

非善而何○河曰善以道計專者則守一

不移所計不多則不用善策而可知也○

弼曰因是手數不假形也○雱曰一生二

二生三自此以往巧曆不能計唯冥於一

相不墮諸數則身外無物物未即了何假

善算乎一本作善計無善策

善閉無關捷而不可開

明皇曰兼忘言行不入異門心無逐手境

無起心之累雖無關捷其可開乎○雱曰

藏於不得避而閉之以無外則閉外無物

孰能開之易所謂退藏於密者類此夫如

是則神不能窺其迹況得其門而入哉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明皇曰體了真性本以虛忘若能虛忘則

心與道合雖無繩索約束其可解而散乎

河曰善以道結事者乃可結其心不如繩

索可得解也○弼曰因物自然不設不施

故不用關捷繩約而不可開解也此五者

皆言不造不施因物之性不以形制物也

雱曰以已信結天下之信孰能解之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

河曰聖人所以常教人忠孝者欲以教人性命

故無棄人

河曰使貴賤各得其所也○弼曰聖人不立形名以檢於物不造進向以殊棄不肖輔萬物之自然而不為始故曰無棄人也不尚賢能則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則民不為盜不見可欲則民心不亂常使民心無欲無惑則無棄人心

常善救物

河曰聖人所以教民順四時以救萬物之

殘傷

故無棄物

明皇曰是以聖人常用此五善之教以教之故無棄者○河曰聖人不賤石而貴玉視之如一○第五 弼曰聖人體盡無窮以神為用故能有此五善然後能贍足一切使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各遂其宜也夫五善存乎其身而因餘以為人而其効至於人物無棄可謂至德也已蓋聖人所為教人亦

不使遷其性而已故雖有言行而泯然無迹且常定于一不以計數亂其心以至於閉之結之莫非在宥其唯則聖人所以救人之道簡矣蓋持之在身而實所以救人也一本無常善救物已下八字

是謂襲明

明皇曰密用曰襲五善之行在於忘遺忘遣則無迹故云密用密用則悟了故謂之明○河曰聖人善救人物謂襲明大道也○第六 弼曰襲如楊襲之襲聖人之在天下不敢自見其明明見則事物畢彰民必離本非善救之道矣如上五事皆襲明也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

河曰人之行善者聖人即以為人師○弼曰舉善以師不善故謂之師矣

不善人善人之資

明皇曰師法也資取也善人可師法不善人可取以役使也○河曰資用也人行不善聖人猶教導使為善得以給用也○弼曰資取也善人以善齊不善以善棄不善

也故不善人善人之所取也○第七 弼曰善人有不善人然後善救之功著故曰資

不貴其師

河曰獨無輔也

不愛其資

明皇曰此章深旨教以兼忘第十 若存師資未為極致今明所以貴師為存學相學相既空自無所貴所以愛資為存教相於教忘教故不愛資貴愛兩忘而道自化○河曰無所使也○第十一 弼曰聖人吉凶與民同患故強立師資之名假為善救之德要而極之則道通為一孰為師資然則非但我不愛資而已又能使天下忘我也所以能至於天下忘我者亦以五善而已

雖智大迷

河曰雖自以為智言此人乃大迷惑○第十二 弼曰雖有其智自任其智不因物於其道必失故曰雖智大迷○第十三 弼曰智者有知有知則能見有物之理而不知無物之妙故道妙至此智者大迷

是謂要妙

明皇曰師資兩忘是謂玄德凡俗不悟以為大迷故聖人云雖知凡俗以為大迷以道觀之是謂要妙○河曰能通此意是謂知微妙要道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

雱曰雄動雌靜靜則不離於真但靜而已則非道之全故至人以雌為常而常知雄也

為天下谿

河曰雄以喻尊雌以喻卑人雖自知尊顯當復守之以卑微去雄之強梁就雌之柔和如是則天下歸之如水流入深谿也○雱曰谿以下而資納流通守雌則能以虛靜受一切法而不滯於物故曰為天下谿此盡性者

為天下谿常德不離

河曰人能謙下如深谿則德常在在不復離於己○雱曰常德分定而不遷道之在我

者也不離者一於性分內而不外復歸於嬰兒

明皇曰雄者忠於用壯故知其雄則當守其雌謙德物歸是為天下谿谷則真常之德不離其身抱道舍和復歸於嬰兒之行

矣○河曰復當歸志於嬰兒蠢然而無所知也○弼曰雄先之屬雌後之屬也知為天下之先者必後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也谿不求物而物自歸之嬰兒不用智而合自然之智○雱曰嬰兒含和守一

欲慮不萌性之本真渾而未散德厚之至乃同於初若然者可名於大矣孟子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

知其白守其黑

雱曰黑者北方之色靜不足以言之聖人建一切法非守黑則無以為本相彼春夏發於玄冬此其驗也

為天下式

河曰白以喻昭昭黑以喻默默人雖自知昭昭明白當復守之以默默如闇昧無所

見如是則可為天下法式則德常在○弼曰式模則也

為天下式

雱曰至人以聖為天下法聖者體之中故也

常德不忒

河曰人能為天下法則德常在於己不復差忒○弼曰忒差也○雱曰經於事業者遠大則疑於有忒而適時應物如天運寒暑時之自然而心無積怒故不差忒也

復歸於無極

明皇曰能守雌靜常德不離德雖明白當如暗昧如此則為天下法式常德應用曾不差違德用不窮故復歸於無極忒差也河曰德不差忒則長生久壽歸身於無窮極也○弼曰不可窮也○雱曰大而化之之謂聖化則日禪而無窮故無窮者聖之體也從體起用還歸其本

知其榮守其辱

雱曰聖人至此等一切相去未歸本德之

至極未如是所以體神也古之道術有殘形壞衣自處汚下以高教者義同於此為天下谷

河曰榮以喻尊貴辱以喻汚濁如己之有榮貴當守之以汚濁如是則天下歸之如水流入深谷也○雱曰谷一虛一盈而能應一切故象神神者充塞無外有之不得用之不窮者是蓋守辱精也精故能神唯精可以入神

為天下谷常德乃足

河曰足止也人能為天下谷德乃止於己○雱曰降神一等則於性為不足故道至體神乃真盡性

復歸於樸

明皇曰德雖尊榮常守卑辱物感斯應如谷報聲虛受不窮常德圓足則復歸於道矣樸道也○河曰復當歸身於質樸不復為文飾○弼曰此三者言常反終後乃德全其所處也下章反者道之動也功不可取常處其母也○雱曰樸以喻性之質性

能成萬法而不主一器故曰樸去神至矣而未嘗離樸也蓋至人從性起用大於守氣聖於制法神於體神要其極也復歸乎性而已

樸散則為器

河曰萬物之樸散則為器用也若道散則為神明流為日月分為五行也○雱曰既歸於樸樸復為器終則有始道之常也

聖人用之則為官長

明皇曰合德內融則復於樸常德應用則散而為器既涉形器必有精麤故聖人用之則為群材之官長矣○河曰聖人升用則為百官之元長也○弼曰樸真也真散則百行出殊類生若器也聖人因其分散故為之立官長以善為師不善為資移風易俗復歸於一也○雱曰帝王體樸以治散而知政則但為官長而已

故大制不割

明皇曰聖人用道大制群生暄然似春蒙澤不謝動植咸遂曾不割傷○河曰聖人

用之則以大道制御天下無所傷割治身則以大道制情欲不害精神也○弼曰大制者以天下之心為心故無割也○雱曰以道為制者因道之勢而適其自然故雖制而無宰割之迹此篇白黑榮辱之句義甚奧速言不勝盡讀者其致意焉

將欲取天下

將欲取天下

河曰欲為天下主也

而為之者

河曰欲以有為治民○弼曰為造為也○吾見其不得已

明皇曰天下者大寶之位也有之者必待曆數在躬若暴亂之人將欲以力取而為之主者老君戒云吾見其不得已○河曰我見其不得天道人心已明矣天道惡煩濁人心惡多欲○雱曰至人體神合變與物為一雖兼制天下而未常有有故能從容無為而業無不濟糠粃土直將陶鑄帝王若夫塊然有已以已遇物則雖六尺之

身運轉妨滯若將不容而乃況天下之大
歟取者取物是其有我為者造作是其有
為有已有為之人方且存乎憂患之間而
何暇治人手

天下神器

弼曰神無形無方也器合成也無形以合
故謂之神器也○雱曰唯體盡無窮其應
無方者能用之以無為

不可為也

河曰器物也人乃天下之神物也神物好

安靜不可以有為治○雱曰有意於為則
有已有物矣

為者敗之

明皇曰大寶之位是天地神明之器謂為
神器故不可以力為也故曰為者敗之此

戒衰亂之臣○河曰以有為治之則取其

質性

執者失之

明皇曰曆數在躬已得君位而欲執有斯
位陵虛神主天道禍淫亦當令失之此戒

帝王也○河曰強執教之人則失其情實
生於詐偽也○弼曰萬物以自然為性故
可因而不可為也可通而不可執也物有
常性而造為之故必敗也物有往來而執
之故必失矣

凡物或行或隨

河曰上所行下必隨之也

或歎或吹

河曰歎溫也吹寒也有所溫必有所寒也

或強或羸

河曰有所強大必有所羸弱也

或載或輓

明皇曰欲明為則敗執則失故物或行之
於前或隨之於後或向之使暖或吹之使
寒扶之則強折之則弱有道則載事無德

則廢廢○河曰載安也輓危也有所安必

有所危明人君不可以有為治國與治身
也○雱曰聖人心超有無不物於物故陰
陽交代而我法不違苟為有有則物與為
敵萬變糾錯不可勝圖矣故獨行於前而

不知隨者在後如形影之不舍歎之欲溫
而不知吹者之已至如寒暑之相生知強
而已則羸者有時而來知載而已則輓者
應手而至此皆造化之大情朝暮之常態
而有有者不知由已不了故有此患而更

與為競夫如是則雖介然一物之微而憂
患之大已充塞天壤安能操神器而不累
乎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明皇曰聖人親或物之行隨知執者之必

失故去其過分爾○河曰甚謂貪淫聲色
奢謂服飾飲食泰謂宮室臺榭去此三者
處中和行無為則天下自化○弼曰凡此

諸或言物事逆順反覆不施為執割也聖
人達自然之至暢萬物之情故因而不為

順而不施除其所以迷去其所以惑故心
不亂而物性自得之也○雱曰聖人心合
於無以酬萬變方其為也不以經懷如鏡
應形適可而止分外之事理所不為彼有
有者妄見諸相矜已樂能為之不已故事

輒過分此由不知行隨歔吹強贏載隳之
反復故爾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四

卷四

三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五

塵

明皇河上公王弼王雱註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

河曰謂人主能以道自輔佐也

不以兵強天下

河曰以道自佐之主不以兵革順天伍德
敵人自服○弼曰以道佐人主尚不可以
兵強於天下況人主躬於道者乎○雱曰
體道而有天下者萬物將自賓何暇言此
故但稱佐人主者聖人以德強國以兵輔
德

其事好還

明皇曰人臣能以道輔佐人主者當柔服
以德不用兵甲之威取強於天下何則兵
者凶器戰者危事抗兵加彼必應之其
事既好還報則勝負之數未可量也○河
曰其舉事好還自責不怨於人也○弼曰
為治者務欲立功生事而有道者務欲還
反無為故云其事好還也○雱曰還謂不

往而務復也與事天治人莫如當同意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

河曰農事廢田不修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明皇曰軍師所處戰則妨農農事不修故
生荆棘兵氣感害水旱繼之農廢於前災
隨其後必有凶荒之年○河曰天應之以
惡氣即害五穀五穀盡傷人也○弼曰言
師凶害之物也無有所濟必有所傷賊害
人民殘荒田畝故曰荆棘生也○雱曰殺
戮之慘傷天地之和氣

善者果而已矣

河曰善兵者當果敢而已不休
不敢以取強焉

不敵以取強焉

河曰不以果敢取強大之名也○弼曰果
猶濟也言善用師者趣以濟難而已矣不
以兵力取強於天下矣○雱曰果成也趣
成事而已兵猶天之霜雪凡所以成物蓋
物非威不成故天與聖人皆以威輔德也
豈敢恃眾求強以利歸已乎